

遂溪文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遂溪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yt/09/12

遂溪文史

第一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遂溪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三月

责任编辑 张志诚

遂溪文史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遂溪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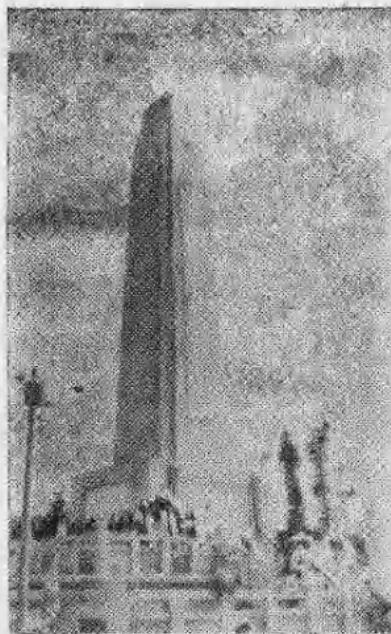
*

吴川县教育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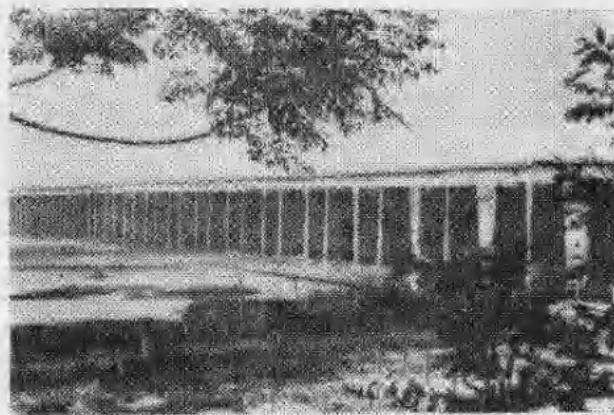
850×1168 1/32

印张 5 3/4 插页 3 字数 99.5 千

1985年3月印刷



左图 遂溪县革命
烈士纪念碑
戴兴华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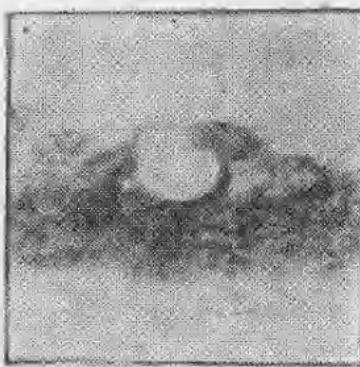


下图 遂溪东海河
“天桥”
戴兴华 摄



上图 民乐文明书院内苏东坡石刻像

陈学爱 摄



上图 珍珠城北边城门
陈学爱 摄



右图 镇伏于珍珠城内古街旁的镇海石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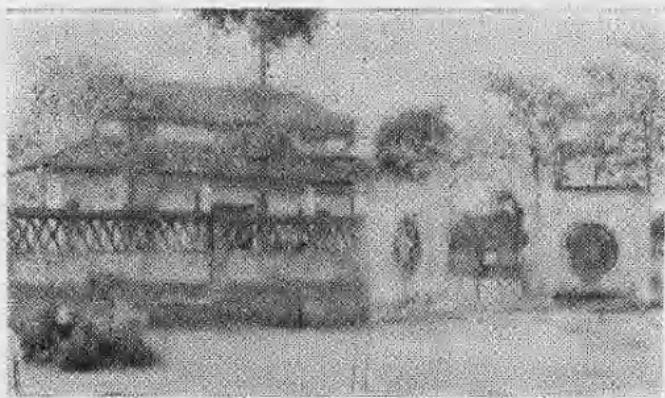
陈学爱 杨宝强 摄



上图 乐民“文明书院” 陈学爱 杨宝强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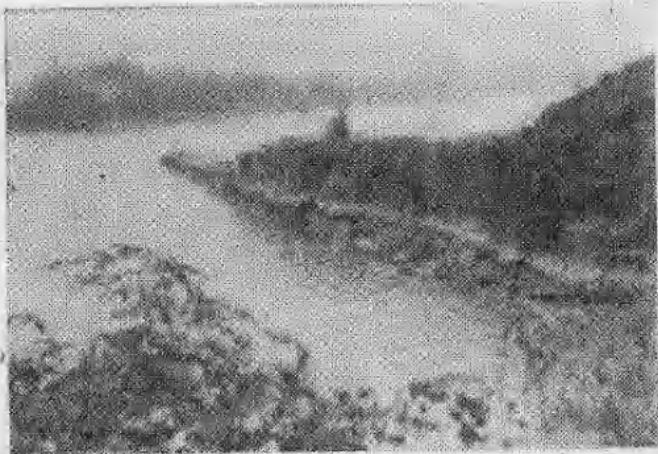


下图 双村“还砚亭” 陈学爱 杨宝强 摄



上图 黄学增纪念亭 陈学爱 杨宝强 摄

右图 石门岭一角
杨宝强 摄



第一辑目录 1985年3月

祝《遂溪文史》创刊（代序）

李英欽	(1)
杨应彬	(7)
郑星燕	(10)
黄明德	(12)
陈醒亚	(16)
陈其辉	(17)
罗南煜	(18)
戴明光	(20)

遂溪溯源 陈学爱 周济清 (24)

张志诚 陈永忠 陈焕华	(33)
钟达三	(38)

汉伏波将军在遂溪的遗迹

张志诚 陈永忠	(41)
陈江	(47)

遂溪近代名人陈乔森

戴明光	(52)
-----	------

福建莆田与部分遂溪人的血缘关系

詹亦人	(56)
-----	------

苏东坡传说二则	肖良泰 (60)
石门游记	陈学爱 (63)
著名农运领袖黄学增	
.....	阮应祺 邓荣诗 杨杰生 (66)
大革命时期震撼南路的乐民起义	
.....	杨杰生 (79)
抗战初期麻章乡政干训班概况	
.....	陈 章 (87)
陈一林起义的前前后后	张 刚 (95)
解放前遂溪民主建政情况的回忆	
.....	陈开瀛 (109)
税站的斗争	张 刚 (118)
警卫孙中山大元帅府的上校军官陈式垣	
.....	挺 杰 (127)
陈熙史略及其儿孙概况	钟达三 (132)
人民的好医生 梁碧儿	何启芬 (138)
历代名人在遂溪诗选	许和达 余助之辑 (144)
遂溪抗法雷歌	许和达供稿 (154)
编后话	(157)

祝《遂溪文史》创刊

(代序)

李英敏

《遂溪文史》的创刊，是令人高兴和值得庆贺的事。编辑同志约我写稿，在英雄辈出、名士如林的地方写文章，真有点班门弄斧的感觉。但说起遂溪县，一种崇敬的心情，却油然而生，使我总想找个机会倾诉一番。

我对遂溪的革命情谊，不仅是我们同是广东南路地方的人，同在南路特委领导下，同在一支革命军队里；也不仅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差不多，我还懂得遂溪地方语言；主要的在我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遂溪的英烈们、战友们、乡亲们给我的影响、教育和帮助，是我永生难忘的。

我生长在北部湾畔的北海市。在钦廉四属中，北海是最早建立党组织的地方，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搞得最好的地方。这是南路党的特派员、农民运动领袖黄学增同志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派了江刺横、苏其礼、简毅、韦盈等来北海领导发

展起来的。那时我才是十一岁小鬼，但我知道这叫做革命，《打倒列强》这首歌还是他们教给我的。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三件事：第一，是1927年“4·12”事变后，江刺横、李雄飞等七名共产党员被捕，5月3日被国民党杀害于北海市中山东路伪审判厅前的海滩上。这里离我家很近，我看到他们英勇就义的情景，我听到歌声、口号声和枪声，我幼稚的心灵有个结论：这就是英雄！第二，1929年10月，在遂溪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女英雄、铁骨铮铮的钟竹筠大姐，在东兴被捕，押送到她的第二故乡北海市，受尽酷刑折磨，终于被反动派杀害于西炮台。她是坐着东洋车赴刑场的，身穿黑色衣服，一路慷慨陈词，挥手向乡亲们告别。钟大姐没有想到，在告别的人群中，有我这么一个少年——她的事业的继承者、接班人之一。第三，1927年秋，遂溪县委领导的一支农民自卫军，渡海到了北海所属的斜阳岛，和当地渔民结合，坚持了5年气壮山河的武装斗争，1932年冬，在弹尽粮绝的处境下，余道生等大部分同志英勇战死，薛经辉等40多位男女老少战士，在西炮台英勇就义。在参加革命前，我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但是给我启发教育最大的，是江刺横等7位共产党员、钟竹筠革命大姐、斜阳岛上英勇无畏的农军指战员光耀人间的事迹，我得到这样的滋养培育，这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们没有辜负在遂溪这块土地上培育出来的革命先烈，就在他们流血牺牲以后，我们接过革命的火炬，跑步前进。我们在北海，在合浦，在钦廉四属，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和革命武装，与全国人民一道，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埋葬了蒋家王朝。我终于懂得这样的真理：革命是杀不绝的，革命

自有后来人，革命先烈的血决不会白流。

参加革命以后，走的地方多了，见闻广了，认识的战友和群众多了，特别是我认识了许多遂溪的同志，他们是党派到我家乡工作的。我家乡也有不少同志调到遂溪工作。我最感兴趣的是，南路特委多次派部队来我家乡开辟新战场，不少遂溪同志把鲜血和生命献给了钦廉四属人民的解放事业。这就使得我们的友情日益深厚，我们的心也贴得更紧。就我个人的遭遇说来，有两件小事至今使我念念不忘。1940年夏天，我调来南路特委等候分配工作，特委让我们住在靠近湛江的遂溪县境的一条小村庄，这里农民生活很贫困，茅屋泥墙，四壁空空，可是主人却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当然，他们养不起我们，每天晚上，和我们联系的李敏同志（外号鹤佬邓），都拿来十来斤大白薯，这就是我们四人整整一天的粮食。主人为我们煮好，还拿来一点盐巴，每天都为我们烧开水，照顾很周到。我们听不懂话，但看到的却是一张张忠厚、朴实、热情的面孔。当然，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的。另一件事，是我们去海南岛途中，遇到顶头风，船在海上漂了好几天，饿得我们头晕眼花，最后在一个小港停泊下来。这里仍是遂溪地面，我们到一个小渔村去找点水喝，见到一位老大娘，但是不懂话，她瞧着我们的手势，很慷慨地捧出一瓦钵的白薯汤，让我们喝个够。我们把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给了她，不管怎么说，她也不肯收。从她的表情我们可以看出，她很不满意我们这样做，我们只好再三感谢她。我虽不是韩信，但两次碰上“漂母”，革命的“漂母”，一粥之恩，永志难忘。

去年春天，我从海南岛归来，路经遂溪县城，看到庄严雄伟的烈士陵园，我高兴得大声叫好，这太值得了！我对遂溪县领导的尊崇革命先烈，重视革命传统教育，充满了敬意，也勾起我的心事。解放后，我从地方调到中央机关工作，从党政部门转到文艺战线，这无非是希望我多写点东西，我确实写了一些电影剧本、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大多数是写海南岛的。我想起牺牲在北海海滩上的七位共产党员，想到我们的女英雄钟竹筠，想起斜阳岛遂溪农军浴血奋战的壮烈情景，想到从遂溪过来的老一团、三支队，想到洪荣、练炳强这些英雄，想起过早离开我们的李敏同志……我觉得欠了遂溪人民的债，欠了南路人民的债，也就是欠了养育我的人民的债，我一定得偿清这笔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于地方党史资料、文史资料、地方志等逐步重视起来，各省、地、县都设有专门机构，做了不少搜集整理工作，出了不少刊物和小册子。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搜集的材料，不广、不深、不具体、不确切，许多同志还不知道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许多文字材料已逐步丧失，比如在五十年代初期，我找到一本陈汉光在海南岛的《剿共实录》，有许多红军将士照片，最宝贵的有一篇红军师长王文宇的演说，可惜这本资料在“文革”中被抄没了，但我相信还会有的。我记得斜阳岛的战斗，陈济棠和陈策出过一本书，书名我忘记了，但我也相信人间尚有留存。最重要的是口头资料，许多老干部、老党员，地方上的老人和老知识分子，都是一座座“资料室”、“图书馆”、“博物馆”。他

们都是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不让他们讲，不让他们写，他们一口气过不来，“资料室”、“图书馆”、“博物馆”就要“关闭”了。说是抢救，一点也不夸张。

党史资料很重要，文史资料也很重要。比如，对遂溪的党史，我多少也知道一点；但对遂溪的人文地理，历史沿革，历朝历代著名人物，语言、人情、风俗，从正史到民间传说等等，可以说是毫无所知。我对遂溪地方语言很感兴趣，它和海南话、潮州话、闽南话的历史渊源是怎么样？前几年我到了闽南，听了他们的话，看到他们一些风俗习惯，和海南、雷州半岛比较，有许多相似之处，可惜我对历史的无知，找不出答案来。又如海南的琼剧，和闽南地方戏很接近，福建的同志很清楚，这是从福建传到海南的，是有文字历史记载的。所有这些，对我们全面了解一个县、一个地方，都是很重要的。

这几年，工作之余，我写了一些革命回忆录、党史资料，有为海南岛写的，也有为南路以及我家乡写的。我有个体会，写这些资料和回忆录，是为了把历史真实地纪录下来，传之后人，因此，要力求客观真实，不带任何主观偏见，不要狭窄的地方观念，特别是不要掺杂个人的东西进去。我看了一些旧时代的州志、府志、县志，他们写人物，不限于本地的，凡在本地工作过，有政绩，有影响，有贡献的，都列进去。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我在海南工作时，知道黄学增同志担任过琼崖特委书记，并且是在任内牺牲的，可是对黄学增的历史，我却几乎一无所知。去年，我在老战友的推动影响下，开始编写一本《故乡人物志》，把牺牲的英烈和现在尚健在的老党员、老干

部，不管是本地或是外地的，一律编入；同时，对长期帮助支持我们党的民主人士、专家、学者，也编了进去。这么一来，我觉得对我的故乡的革命斗争，才有个粗浅的了解，对我的文艺创作，也很有帮助。

还有一点，我觉得各县、各地方之间，互通信息，交换资料，交流经验很重要。我有位老战友、老同学，名叫陈铭炎，牺牲时在东江纵队工作，在东纵之前，他到底干过什么？故乡的人一无所知。后来，东莞县委党史办和我们交换情况，我们才知道他曾任东莞县委书记，许多问题很快就搞清楚了。还有一位是简毅同志，在大革命时期，由黄学增同志派来北海工作，“4·12”以后，他脱险离开，以后情况不明。听说该同志还活着，就是找不到有关他的确切信息，如见到他，他会给我们提供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的。

遂溪是我们南路建立党组织最早的一个县，也是对南路革命斗争贡献很大、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县，应该从多方面整理搜集材料，光辉史册，教育后代，使之成为有文字记载的丰碑。遂溪又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文化发达，人才济济的地方，文史资料非常丰富，征集出版，不只是对遂溪，而且对粤西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将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前进，我们中华民族在腾飞。南海之滨，春意盎然；神州大地，一片青葱，繁花似锦。让我们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吧！

一九八五年春节于北京

忆遂溪战斗岁月

杨应彬

初到遂溪游击区

才离十万大山去，
又到雷州半岛来。
潮落江心船搁浅，
佯寻税站觅同侪。①

会见梁广等同志

一别香江倏半年，
烽烟战火正弥天。
相逢细看人皆好，
战士情怀一线牵。

改编陈一林部

江淮河汉战云红，
浪打金陵夕照中。
板荡天南频地震，
一枝拔萃出刀丛。②

解放太平 河头

太平攻克下河头，
逐北遂南一望收。
哀恸北坡悲落凤，
伤心大意失荆州。③

廉遂边境连传捷报

攻城略地战旗新，
廉遂之间捷报频。
逐北追奔遭遇战，
英雄辈出自人民。